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一滴
泪珠
掰两瓣

黄春华
著

2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一滴
泪珠
掰两瓣

2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滴泪珠掰两瓣. 2 / 黄春华著.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6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ISBN 978-7-5148-4677-5

I. ①一… II. ①黄…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7276 号

YI DI LIEZHU BAI LIANG BAN 2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责任编辑: 汪玥含

封面绘画: 尧立

内文插图: 肖蛋蛋

责任印务: 厉静

著者: 黄春华

美术编辑: 高煜

责任校对: 李静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0

传真: 010-57526075

编辑室: 010-57526286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印张: 15.25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75千字

印数: 10000册

ISBN 978-7-5148-4677-5

定价: 28.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 (010-57526718) 退换。



目



录

001	1. 告别
006	2. 拒收
013	3. 拥抱
021	4. 年饭
029	5. 口红
036	6. 火苗
042	7. 信封
049	8. 住校
056	9. 机器
063	10. 趣事
070	11. 撞头
076	12. 孤岛
083	13. 手链
090	14. 跑步
096	15. 铁桶

103	16. 跑鞋
109	17. 谈话
117	18. 怪物
125	19. 来访
132	20. 信件
138	21. 回家
144	22. 夜聊
152	23. 走神
160	24. 撕表
166	25. 拉车
172	26. 烧纸
179	27. 纸船
187	28. 复习
193	29. 争吵
199	30. 握手
205	31. 心愿
211	32. 还书
218	33. 空位
226	34. 往事
232	35. 原谅



1. 告别

“尽快离开这里。”

天在不知不觉中变冷了，我又一次去拜访方医生的时候，她对我说了这句话。她说，这是袁老师让她转告我的，然后，还递给我一张字条，是袁老师写的。

与方医生接触的这段时间，我们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我每周必须去和她见面两次，如果是别人，我也许会恐惧、厌恶、逃避。可面对方医生，我恰恰相反，每次我都感觉是去见一个朋友，心里充满喜悦。

我曾经向她提出来，能不能增加见面的次数。她说不行，因为她的时间是满的。当时我非常沮丧，当然，多半是做给她看的。说来也怪，我在我妈面前都不敢这样喜形于色，面对方医生，我却能完全放松，甚至有些许撒娇。

她马上把我拉到她的旁边，挨着她坐下。那是一张米黄色的布艺沙发，表面粗粝，双手撑在上面，能感觉到密密麻麻的起伏，质感十足。她把手心放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摸了摸，细腻柔滑，与布

面完全相反。她轻笑了一声，说：“你要相信，我对你是完全不同的。其他人只是病人，你却不是，嗯哼。”她抿着嘴冲我点了点头。这是她的习惯动作，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当然相信，她确是我的知心人。我们谈什么都是那么投机，每当我亮出一个观点，她会不住地点头。从她的眼神中，我能肯定，她不是在敷衍。而她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又常常能让我心中一亮，我表达的不光是同意，还连带着惊喜。我常常觉得，我是一堆快燃尽的木柴，她却是一碗汽油，冷不丁就会浇我一身。一瞬间，我会火光四射，真的，我的心脏也会跟着跳出体外。

最开始，我妈每次都请假陪我过来。她虽然不能进入房间，但她愿意在走廊等，一小时两小时，从无怨言。我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到慈爱，但更多的是担忧——她从内心里认定我是一个病人，我最亲的人啊，这让我无比悲凉，但我无力改变。面对妈妈，我除了感激，就是虚弱。

我没有向方医生透露半点对妈妈的看法，她也许是从我的神情上捕捉到了什么。有一天，她让我在外面等候，专门把妈妈叫进房间。她们在里面谈了些什么，我一无所知，也没有打听。从那以后，妈妈就不再请假陪我了，而是让我自己来。我顿觉轻松了一大截。

事后，我找准一个合适的机会，对方医生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她拒绝接受，笑着说：“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你到我这里来，就是拜访，而不是看病。如果你去拜访一位朋友，还需要你妈妈陪着吗？”

听了这话，我确实不想再感谢她了，只想紧紧地抱住她，勒得她喘不过气才好。我试了一下，可抱不住她。她特怕痒，浑身都是痒痒肉，一见我张开双臂，就吓得跳开，不停地摆手，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

她告诉我一个秘密。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痒痒。她说，如果只有我们俩在场，我可以这样叫她。

我马上就叫了起来，她也毫不含糊，张口就应。每叫一声痒痒，我就觉得浑身会痒一下，就像一根手指探到了心尖尖上，轻轻拨动了一下，我就成了一根琴弦，颤动起来。

跟痒痒在一起，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有时候觉得她是知心朋友，有时候觉得她是同学，有时候觉得她是我姐姐……很多很多种，每一种都很美好。就因为这种感觉，我已经爱上了这里，尽管走进来的都是病人，走出去会遇到怪异的眼光。

我以为这种时光会天长地久，直到永远，不曾想突然之间就到了尽头。痒痒在转告袁老师那句话时，我没有一丝预感，只是突然想起，这么久了，一直没有再见到过袁老师。

“她呢？”我有点急切，有点愧疚，我竟然似乎把她给忘掉了。

“已经离开了。”痒痒轻笑一下，其实那不能算笑，算是她的一个习惯吧。

“那么，她已经，嗯，好了？”我不想说出那个字，就像小心翼翼地避开袁老师一样。一瞬间，我明白了，我一直在有意避开她。我是故意的，因为我也认定这里不是什么光彩的地方。我和袁老师不见面，对我，对她，都好。

“哪有什么好与不好哟！”痒痒叹了口气，“都取决于自己的心，就像光与影的关系。你心中有一盏灯，那种古老的煤油灯，你见过吗？当你把光亮调大，黑影自然就消失了。当你的光亮微弱，灯下就会出现大片的黑影。你一定懂得我在说什么。”

我点点头。她刚准备习惯性地笑一下，我又摇了摇头。她的笑马

上消失，就像一只机敏的老鼠，从洞里探出头来，却见到一只猫，然后……就是那种效果。

我笑了，因为我是故意逗她的。我说：“稍稍更正一下，我就是一盏煤油灯，是你把我调亮的。所以，我可以给你起个外号，叫调灯人。怎么样？”

“调灯人，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名字。”她拉起我的一只手，瞧了瞧，“可是，从今往后，你要用自己的手把自己调亮了。”

我惊了一下，就像被蜂蜇中，手缩了回来。这回，我真的不懂她在说什么，一脸疑惑。

“我也要离开了。”

“你，不是做得很好吗？”

她摇了摇头，苦笑一下，说：“我心里的那盏灯也时明时暗，有时候，我都分不清，自己是医生还是病人。实话告诉你，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一旦这一面被唤醒，就可能油尽灯灭。我很害怕，我得尽快逃离。”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我能真切地捕捉到。

我上前一步，问：“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她摇了摇头，说：“到哪里去，我自己都没有想好。”

“我担心自己调不亮自己。”我的声音很低，低下头。

“来，让我给你力量。”她竟然主动伸出双臂，轻轻地抱住我。她从来就是怕抱的。

我犹豫了一下，伸出手，抱住她。越来越紧，都想把对方融进自己的身体里。我们什么也没说，都在感受对方的心跳，还有呼吸。再一次，我确定了，她不是我的医生，而是知心人。

“你不怕痒了吗？”许久，我忍不住好奇，轻轻地问。

我这句话唤醒了她。她突然笑了起来，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用力推开我。我从她怀里脱离出来的瞬间，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她不是在排斥我，而是在用浑身的力量送我上路。我是一个刚刚学步的幼儿，该自己走路了。



2. 拒收

没想到那就是和痒痒的最后一面，从那以后，我就在家里休养。妈妈更心疼我了，严格按照婴儿护理标准对我：每天早上，她把闹钟定在五点，起来为我做好早点，还把中午的饭菜也都备齐，我最多只需在微波炉里转一下。七点不到，她就要出门，无论多么手忙脚乱，都要跑到我的床前，在我额头上亲一口。中午十二点差一刻，电话会定时响起，妈妈要对我进行一次狂轰滥炸似的问候。下午将近六点，妈妈就出现在门口，一边换着鞋，一边问：“想吃什么？我来给你做。”我的回答往往是随便。她也并不是一定要讨到答案，不过就是一句问候吧，类似于说我回来了，一转身就进厨房了。

这种日子没过多久，我就实在受不了了。倒不是因为无聊，而是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负担了。于是，我提出要回学校，只要每天能按时上学，妈妈就不会这样为我操心了。

一听我说这话，妈妈的眼睛亮了一下。其实，她早就盼望着我能回校，但又不敢主动提起，毕竟，她对我恢复得怎样，没有十足把握。当我提出返校时，她还强忍着欣喜，担心地问：“行吗？”

我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从抽屉里找出一张纸。那是痒痒给我开的治愈证明，有医院的大红章。她塞给我的时候，我还推托了一阵，就像她在塞给我一个够大的红包。

“我知道，你觉得这证明怪怪的，但你别忘了，有些人就认这个。你会用得着它的。”她坏坏地笑了一下。

不幸被痒痒言中。我妈就是有些人，她一看这张证明，就笑了，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一脸责怪地说：“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妈妈是个雷厉风行的人，看到盖着医院大红章的证明，就有了底气，马上给校长打电话，约好了见面时间。

放下电话，妈妈脸上挂满了喜色，这么多日子以来从没有过。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间还早，就拉着我，说：“走，出去转转。”

以往，吃完晚饭，就是她的拖地时间。好多次，我劝她休息一下，她总是对我出言不逊，好像我在劝她做强盗似的。今天终于让我抓住脚后跟了，我学着她的腔调说：“玩你的去吧，我要拖地。”说着，我假装往卫生间走，那里挂着拖把。

“死丫头，我看你是哪根筋欠调理吧！”她高举起手，假装要打我。

我连忙投降，说：“好，出去转转。”

“哎，乖，这才是我的女儿嘛。”

“你这算不算绑架？”

“算，绑我自己的女儿，谁管得着？”

我们边说边笑，就出了门。街灯已经很亮了，天冷，街道上人不算多。我和妈妈穿过了一条主街道，然后，又穿过一个小区，来到沙湖边上。如果是风暖月清，这里会人流如织。可是，今晚的湖风已

经没有柔嫩的感觉，更像枯枝，自然就行人稀少。

妈妈今天兴致极高，根本不在乎什么风月，拉着我的手，沿着湖边走着。不远处，一片工地灯火通明，正在建一个临湖小区。她停住脚步，指着灯光，说：“以后我们住在这里，怎么样？”

我把手抽出来，摸她的额头。她向后退了一步，打了一下我的手，说：“你别管我的体温，只说你喜欢不喜欢？”

我故作冷漠地摇了摇头，说：“无所谓，我们现在不是住得很好嘛！”

“傻瓜，现在那房子又破又小，哪能长期住呢？”

“现实点吧，你那点工资，还要养我……”我有意顿了一下，“唉，你是不是不想养我了，把我一脚踢开，省下钱来买房子？”

“踢你？嗯，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她一把搂住我，“傻子啊，钱的事，不用你操心，有人帮我买。”

我一把推开她，直直地盯着她，说：“有人等于张叔叔，对不对？”

她神秘地一笑，也不答话，吹着口哨向前走。

我连追几步，拉住她的胳膊，央求着：“你跟他进展怎么样了？说说嘛！”那一刻，我真心觉得愧疚，这么长时间，我竟然忘了妈妈还有这件大事。

也许是拗不过我，也许是她早就成心要告诉我，她推开我的手，吞吞吐吐地说：“他，已经提出来要领证，还说要在这里买一套房子。”

“你呢？”

“我，还得考虑考虑。”

“还考虑什么呀？这种事嘛，我来替你做主。”

“你替我做主？翅膀硬了？看我不敲掉你的反骨。”她高高地举

起手。

我转身就跑，高喊：“反骨已长成，有本事，你就追上来呀！”

她并没有追，而是朝我走来。虽然是一片暗影，看不清她的脸，但我能感觉到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幸福的气息。多好啊，我的妈妈，步子轻盈地走着，前方，幸福等着她。

第二天一早，妈妈带着我走进校园。这种情形已经是第二次了，我一再劝她不要来，她说不行，校长说还有话要说呢。

我们走进校长办公室的时候，校长正在收拾文件，准备出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他的工作好像永远就是开会，好像每一个会议都很重要。我真是好奇，如果把会议全部取消，他还能干什么呢？

当然，现在不是我想的时候，校长已经站起来了，不是迎接，而是准备出发。他冲我摆了摆手，让我到外间去等候。

我转身走向沙发，刚准备坐下，就听里间传来妈妈的声音，几乎是喊：“为什么？”

我吓了一跳，连忙后撤一步，正好能从一掌宽的门缝里望进去。

“小点声！”校长把手向下压了压，“请理解我，我们这里是学校，不是医院，也不是实验场。我们的学生都是全市最优秀的，我必须保证他们高中毕业有个好的结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可是，她已经好了，你看，这是医院的证明。”妈妈从包里掏出证明，递给校长。

校长接过证明，扫了一眼，然后，摇了摇头，说：“恕我直言，她真的不能再进我们学校。现在高二已经过去一个学期，往后就进入了高考备战阶段，学习压力相当大。我不敢保证她在这样高强度的竞争中能够坚持到最后。”



“不会，真的不会，收下吧，她会坚持的，结果怎样都不用你负责。”

“不用我负责？怎么可能？”校长把证明塞到妈妈手里，“请相信，我这样做也是为她好。”

妈妈手一回缩，像是被烫了一下，一张白纸就落到了地上，很像一只中枪的鸽子。紧接着，妈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哽咽着说：“求你了，收下吧，求你……”

我吓得目瞪口呆，浑身像被绑上了钢板，僵硬笔直，无法动弹。

校长一伸手，搀扶着妈妈站起来，责怪道：“你这是干什么？难道我不想收下吗？可是，这是原则问题。实话告诉你，我昨天思考了一晚上，但凡有一点办法，我也会收下她的。”

“为什么……没有办法？”妈妈语不成调了。

“我不能冒这个险，你不明白，我如果收下她，就是拿整个学校的命运下赌注。我倒是建议她可以转到压力较小的学校……”

校长还在说着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就在这时，我又发作了，开始是房间在快速地旋转，校长和妈妈好像在我面前跑来跑去……过了一阵子，旋转突然停止，一切都慢下来，静止了，呈现出黑白画面，声音消失，只看见校长的嘴巴重复着张开闭上的动作……不过，这次发作的时间不长，只一会儿，我就恢复了知觉，但我清楚，再多一秒，我就会窒息。

我一把推开门，抢上一步，拉着妈妈，大声吼：“你在干什么？走，回家！”就像在教训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妈妈真像个倔强的孩子，不肯跟我走，还试图甩开我。可是，我的劲儿大得惊人，她根本无法挣脱，只能乖乖地跟我往外走。不，应该是我拖着走。

校长捡起地上的证明，追到外间。妈妈伸出另一只手，想接。我猛地拖了她一下，冲校长吼道：“不要了，你留着用吧！”

我拖着妈妈从走廊走过，老师们都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张望。按校规，学生见老师得喊“老师好”，可是那一刻，我不是学生了，而是暴怒的家长，正拖着自家的孩子回家。我怒气冲冲，一路闯过去，不顾刀山火海，如入无人之境。